柏枧山房全集

柏梘山房文集卷三

上元梅曾亮伯言

贈序

贈陳仰韓序 戊寅

有屋十數楹當市聲車馬之所不至可以樂琴書奉倫黨奴婢人各一應門洒掃之職不至於躬親有上農之口而粢盛饘粥之費無所求於世亦不爲世所歆羨無禽犢饋獻往來冠帶之瑣瑣水陸行不出數百里外非有奔走期會販鬻之勞瘁迫之使然此其樂千百人內往往有之非世所指名者也若夫有是樂而得以其暇討論得失作爲文章嘯歌古人則其樂又有大者焉然

文章之士常出於饑寒愁苦而有是樂者或敝心力於錙銖囊篋而不自知然則樂非難也有而知其樂者固天之所吝哉余於文章之士得交者三人曰管君異之曰吳縣王惠川桐城方植之方余之初交於三君也皆心壯志盛覩窮愁不爲蔕芥及年加增而境益困往往中酒悲嘆而余亦自悼其志之紛而學之無成也最後乃得交陳君仰韓君家故素封後中落然無求於世而一以學問文章爲事善議論踔厲慷慨所謂有是樂而能知其樂者交游中獨於仰韓見之而已嗚乎惠川以貧故客豫章死矣管君及余落落無所適植之亦旅客

不能歸而君方偃仰一室跐蹦乎翰墨之娛嗚乎豈易得者哉豈易得者哉

贈汪平甫敘 壬午

壬午秋與平甫同寓京師相樂也已而將別平甫曰君行矣强為我一言予若言則吾先言所志者而質之子其可乎葢吾自束髮以至今吾之志凡三變而未始有極也吾少為科舉之文見夫鴻生鉅公出語驕人以為文章者契券也功名者有途路者也昧是則不足稱時人矣勞吾精傚吾神以從事焉凡書之博大奧衍閭里師所不蓄者見之而若驚拾焉而若兇懼其勞吾神而

敗吾志也而又見夫循此者得不循此而亦得或循此而未必得吾之心疑焉然而歲月遷於上而毛髮變於下如是者已七八年此吾之一變也謏聞以爲高弔詭以爲狂亦嘗聞其風而慕之不該不徧之單文碎義獵取以爲夸而書之大體者不知也以爲讀書者怡吾神適吾性而已不知而不問是縣解也戾古而自作是圓機也不必勞身苦心以索解於不可作之古人華筵當歌駊騀其形飄飄乎若神厲九霄而糞壤千古也謂文章之能事譁眾而已樸學者不足稱而循本者大無謂也然持吾之所能爲以校夫世之工者余無甚忝焉而

古人名聲若日月者或弇陋而無華跲於口而不可誦也吾始而疑繼而懼疑夫古人之或余欺而懼余大戾之終不解也此又余之將變者機也然而歲月遷於上而毛髮變於下如是者亦六七年若夫包羅百氏旁通九流成一家之書綜萬物之情吾今知貴焉而未敢有志也嗟夫吾之志凡三變而吾之壯時則既逝而今所志者茫乎其無津涯而無所向也不亦大可悲夫曾亮聞其言而驚焉且有所懼焉何其言之有似於我也吾不能自言者而平甫言之吾且不自知其可悲也不亦大可懼耶雖然吾與平甫其自是而務於實乎自先秦

兩漢之書下到今讀其近古者焉不如是者文卑黃帝顓頊之書下到周讀其近今者焉不如是者文僞凡學之道在因吾所知以求其所不知是謂精一以致二雖杪必效無畏所不知而阻其所知在因吾之所能而求古人無循古人之所能而忘吾身無違於心而畏難於手無玩其詞而不求諸聲無割裂首尾而貪高言無畋易遂轍而適異路無小有所獲而發於人人無告人以不問而取憎無畏乎時譏無疑乎古人無欺乎後人吾與平甫其樂是而終吾身乎進於是而有事業焉是待時而成者也進於是而有道德焉吾不敢爲平甫限也

然乎甫之所志於文者固舍是而末由以成者乎

送姚建木序 癸巳

建木豪於詩而好劇飲善謔晨詣之舟中君尚卧見客欲起而兩手不隨僕白日昨醉歸耳時君方爲寶應教官旋以才薦得山東樂陵令昔曹參爲相日飲歌呼蓋放其爲齊相時人稱爲清淨合道其時新去湯火君臣俱欲休息無爲今承平八百廢當具興欲以齊相法治之不可得也今是人之善治家也必計歲畝穀盆若干瓜菜鼓若干禽畜澤若干衣食婚嫁送往迎來率用錢幾分去一通一年之最歸其餘歲晚務閒爲酒食召鄉

纂僚友故財有餘於樂而樂不傷朝氣攝衣童僕駿作播灑庭宇清髮周落適奥就功百爲鱗柳禾程計帳梲斷鉤鈲一日所需盡辰而畢日昳乃休宵盤永夕故力有餘於樂而樂不匱其不若是䩄肉褕食謂辰巳餔家人憧憧見燭而趨竿牘委積親交斷疎千指縮嗇一事百呼廣宮蔬蘢厥有濡需主人未知嗳嗳姝姝婦子歎室高堂醉呼夫若是則雖有千日之酒淩雲之篇其不能一日樂乎心也決矣而況於爲邑乎建木行矣廉吏無歎財勤吏無并日昔陳彭過屏首曰公何好飲也曰無事也夫惟無事始可以飲酒此惟勤者能之彼惰者

求一息之無事不可得願安所得飲乎建木豪於詩而好劇飲其治一縣如無事也即於其能飲酒卜之故書以爲之贈

送宋尚齋序 甲午

朝廷設州縣以親民而爲之上官者常六七級獨爲郡守者下有令以先其勞而上又不若督撫任之鉅也則職之易稱者莫郡守若矣雖然邑之政一令專之郡之政必守與令共成之守賢矣有一邑之瘵則郡受其病故守不職人不以咎其令令不職人將以咎其守而令之細隙又非可時得之大吏者也則將與或賢或不肖

之人共一郡之治吾見郡守之難爲也尙齋先生以遷秩得守瑞州人有以是爲慮其難者余曰先生昔日之賢令也其得失利病之關於民者見之真而行之習矣以昔所恥爲者戒其屬而其屬聽之民有不安樂無事者乎以昔所勇爲者勉其屬而其屬聽之事有不淸和咸理者乎民之安事之理邑如是而郡不治者未之有也是難也未可以爲先生言也故書以爲瑞之人賀焉

送張梧崗叙 甲午

法之正千古不易也而用法之術今古不同古爲令者百里之內刑政自專之經術習名法者得自辟爲曹掾

逐捕吏兵不待索而具下有嗇夫鄉老亭長分其職而上獨一太守仰其成其權專其勢便故事易行文易文武易武也然終漢之世循吏不過數人而多以鷹擊毛摯爲治此無他威生於易行權便於獨斷法不足以治人人失而法隨之故能守法以便民者古循吏也後世之制大吏多而小吏少令下有丞尉備員而已而有六七級之上官遞臨其上士分於學而官師不相兼兵分於營而文武不相屬所指揮獨有胥吏皆恒產世業自爲授受非官所得專上下之情途人無以異其權分其勢格雖武健忞睢之人不得顯肆其暴此制之所爲得

也然人不足以勝法及法敝而人亦隨之其有能執法以安民者則今之循吏也然則若之何而執之曰今之法固足以困賢者不得行其意矣其藉法以行私者固未絕於世也然則法所能困者吾意之苟可以止而止者也吾意不以苟可以止而止法固不能吾困而爲吾用執法者亦善其術焉而已吾友張子梧崗謁選得仁化邑將行或告以地近南海俗悍輕宜克以剛者然循吏者循法而已法如是何名爲剛哉不善其術而有意於剛又非所云能執法者矣昔人論書謂結字今古不同而執筆千古不易法亦猶是也梧崗賢者而深於書

則於是必能推而合之

送張漁篁序 乙未

承天子之命為守土吏有堂皇以尊其居處有輿衞以便其出入有吏卒以給其使令有稍祿以養其廉恥是亦足以正身而娛意矣然且為之說曰古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優游乎夷常若有餘然後理達而事成夫登山游霧挑撓無極坐茂樹而聽清泉隱者之樂也喜有賞怒有刑功名藏府庫而德行施後嗣仕者之榮也而古人有此者常不能兼自曠達之說興而人始欲以仕者之榮兼隱者之樂南皮之游金谷之酒

山簡之池謝安之墅浩衍之淸談標高揭勝流風相師於是記述之繁多出於亭館山水花木之事叩景揣色藻縟萬千巧謏工誇緣飾政經嗟夫古之人不如是也成都張漁篁博學深識文質直有古風顧常慨然於世之爲無益之文者多也夫無益之文足以滋無益之事若此者可謂能知政矣君嘗宰淸河淸河稱治今遷秩出守無爲州知者皆以爲州民賀是州也於宋爲軍故嘗有米元章拜石遺迹好事者或樂道之然此亦務爲怪迂以師曠達者不足爲賢者稱故書君所志乎文者以卜其政

送陳作甫敘 乙未

古文人多起家縣令中唐宋前進士授職無中外分猶不足異至明時文士獨高震川亦以縣令入爲太僕丞與昌黎永叔介甫諸君子皆有政聲不害其爲文文益工然則親民官非徒習政事亦所以摩厲其文章也夫文有世祿之文有豪傑之文模山記水敘述情事言應爾雅如世家貴人珍器玩好皆中度程應故實此世祿之文也開張王霸指陳要最前無所襲於古而言當乎時論不必稽於人而事覈其實如魚鹽版築之夫經歷險阻致身遭時雖居廟堂之上匹夫匹婦之嚬笑可得

而窺也此豪傑之文也士當貧賤時酬接者勢皆等夷無利於相詐責者則去民遠而利害不相及惟令也臨乎民而近民相臨也則下有必遁之情而相近也則上有先受之利害雖魚鹽版築中其操心慮患不是過也人情固樂為世家貴人而不樂為魚鹽版築也然文章家未有不豪傑而能成大文者此昌黎諸君子所造為不可及歟陳子作甫為文雄直疏宕有古風固有志於昌黎介甫者也以進士令甘肅將行謂其友曰何以張我余則謂以君之才而得縣令如唐宋諸君子措之政以成其文又當高涼悲壯之地激發其志氣天所以張

子者足矣何以人爲君笑曰有是哉然是言也不可以不識道光十五年六月上元梅曾亮敘

贈孫秋士敘 乙未

爲名公子貴介弟而無官於朝無迹於場屋斗室中課六七童子十餘年主者不易姓往來不過一二士詩一卷紙墨昧暗讀者卷舌滯口而不可捨去敝衣冠獨行市中斷爛古書外不市他物居近正陽門不二三里目不見朝報一字不知何者爲今日時事達官要人蓋古之山林枯槁之士無過於孫先生者而今於京師中遇之亦異矣韓昌黎言居京師八九年不知當時何能自

處夫士至京師不可居困矣然困有至非京師無可居如先生者爲愈奇耳吾觀東方曼倩及揚子雲皆非嗜祿利者其居長安中甚落拓矣亦卒不捨去豈古今人之遇或同與二子在當時雖其遭遇若此後之好事者或傳其書寫放其貌忻慕笑抃而欲從之遊則以吾所言如先生其人者後人好事者見之有不欲傳其書寫放其貌而欲從之游者乎有不忻慕笑抃而忘其爲落拓於當世者乎太史公班固書屢言長安諸公貴人曾不出其名氏以其人日異月新不勝識也然則有名氏如二子者落拓亦何負於人哉曾亮交先生十餘年今

先生年六十矣乃述其行之似古人者以爲壽以見壽莫壽於使後世知我爲古人也

送韓珠船序 丙申

國家暢威德西北控數萬里而東南極海所界藩國朝貢及市易罔有不恭動靜作息視我頤指惟英吉利以醜夷顯顯居西海阪芒不知中國廣大耆利昧生死越國萬里踔一船環叩海疆作言求市驚恐民吏邊疆吏將以闌入邊關罪罪之當也 天子獨察其胡貫行無遠識含養以禽獸土芥不以生喜怒褻我兵械一使其言塞事阻遷延卻退常以無事夫夷情之强弱馴暴

惟家南海久與爲市者習之深苟其有利害也必先受
惟能言者不能知能知者不能言信於士大夫之耳則
懸隔漫度妄生形聲亦其宜也吾友韓珠船侍御胸臆
高遠當官有聲一旦乞假歸定省於南海交游之士皆
祝君之壽其親而來　朝疾也昔合河孫文定公嘗徒
步游東南山水數千里風俗人事政教之所宜履行周
咨故後所建議深植治體今君之歸其道途皆文定故
所游處而習復舊貫視昔賢較深吾尤願其登之　朝
而爲　天子獻也夫風俗人事政教之善弊然否是
朝廷所待言於諫官者也區區一醜夷之情狀誠不

足以設心然知之而能言之者莫君若矣吾將詢於其來以解蘿蕺書以志之

送周石生序 丙申

爲言官於朝廷求言如不及之時奮白筆書盈尺之紙爲國家陳民俗所急及封疆郡縣吏能否得失之所宜朝入而夕報可所言非則天下受其病即所言當而天子爲之發信臣封密詔官馳吏奔往返萬餘里自畿輔及山海下縣惴惴然不知雷霆斧鉞之所向其關於人心輕重如此非出公忘私盡掃刮同異恩怨屏置城府外不足稱朝廷委任寄耳目之意即出於公無私而不

能遠覽情事洞合內外一旦投身事中地親勢迫遑變不得如意料始喟然歎立言之不可易雖賢者亦往往有是吾友石生自幼同書硯識其性情今數十年無少變異忠恕純白文圓質方不激不隨故爲言官者今四年矣所建白皆益事就功不屑矜懷中傷及斷爛無情實之言塞言責以自快　天子嘉之特授爲蘭州道封疆之任兆其基焉而君夷然充然無稍喜戚於其心蓋昔所見之言者今且自實之故有深念而無夸容而君之言事也必度之已所能爲與能不爲故有定心而撫鄰邑公之屬也明之充也以行政庇民計有餘矣君

將行告曾亮曰贈必以言乃書君所能於前者以徵其後

贈林侍郎序 丙申

國家歲漕東南粟以給京師而江蘇供其半水運道四千里夫役平買關津轉般費運官及丁皆取給州縣吏吏不能給則取羸於民田之兩稅取羸不可以正告也則視民之強弱爲取之薄厚而單戶益重困又不幸風雨收穫之不時官民望空而責漕者益急乃假貸息錢及所主守乾沒以集事故州縣吏失足一蹉跌沒齒不振卽不若是歲暮漕事起皆懔冰臥薪惴不自保民事

一切修廢利害孰可緩急輕重漫不敢嘗問春氣動糧舟畢行始僚友相賀勞得保符印幸今歲無事故漕事之病於吏治者往往有是惟明哲公溥體國之重臣深權密幾調陰劑陽使官不病民漕不病官皆優游寬舒應務有餘然後能勤民急公豐財和衆禮俗達而政教成中丞林公之巡撫江蘇也時則九十月交寶穡將薦報災過期而下鴻自天漂我中田渾渾泡泡穀沉穗漂田更悼心官吏灰氣公乃破成例告災請減漕數其書深婉震動盡陸忠宣蘇文忠之論事再見於唐宋之後是豈務盡下爲名高哉下不可病民上不可病官實惟

濟於一時而不敢耗國家豐豫之氣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故能上動 天鑒下蘇民生官清吏安家老甘寢連年以來嘉生順成風魚不災貨商流通疵癘寢伏人知公撫吳之勤休聲美實洋溢羨衍而豈知勞身焦思獨運於眾人所不見者哉道光十七年春公朝於京禮成將歸三吳之士大夫莫不進謁於門某以部民後進得望見顏色輒宣盛德以爲覲歸之獻上元梅曾亮謹序

送馬止齋序 丁酉

同里閈通餽問嫁子聘婦累數世爲姻黨一語不合兢

時日會鬭甥舅兄弟反眼不相識父絶女夫棄妻以爲此仇家人不可共飯食居處集黨與兵仗白日鬭街衢中計死傷數相敵乃已不則更鬭嘗畜養悍少年供其酒肉敖遊官索抵罪人則以應吏隱忍蓋覆其曖昧幸以無事苟名捕戎首則攩挑捍拒不可以徒手得牒請兵吏大府且以爲不耐事或罷去令閩中者率以是爲大患吾友馬止齋博雅好古其文章根柢兩漢以循吏興教化自飭道光十七年春以 簡發令於是邦人皆以爲非武健莫能勝令任君儆然曰此教化之事豈武健所能效哉夫教化必刑罰輔之吏威輕則無以成教

化古之爲循吏者必後威然其生殺人之權自在也今之吏威蓋輕於古矣恤恤乎不可不有以養之也馭奴婢者平時無疾言稍呵叱之則以爲大戒故君子之愛用其威也如彀矢然人不畏其破的之後而畏其持滿未發之先誠知其一發而不可禦也則雖鞭朴之威善養者可使重於刀鋸此武健者不足與道之止齋其可也

送蔡友石先生序 戊戌

道光十七年冬太僕寺卿蔡公以太夫人年過八十乞養歸江甯士大夫祖餞都門外有言於座者曰昔疏廣

受二子去國道旁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至昌黎送楊少尹亦謂追配二疏蓋漢唐兩盛事今得公而三晉亮曰宋賢以二疏爲知機於宣帝用法少仁恩獨有先見此畏而去者也而楊巨源歸東都留別中朝官其詩怨其氣抑而不昌此困而去者也今公遭逢　盛時無二疏之所畏而以廉訪大吏入爲九卿非如巨源浮沈儒官不得志而引退者同且未請告時　召見垂問功最甚悉人驚寵異倖後命而遽超然以親年高乞歸養爲請　天子亦重違其誠而褒賞嘉歎之意流示於信臣左右蓋色養者人子自然之心也而祿養者適然之

遇也皇皇於不可必之遇而施其人人得自盡之心以其親所望於子者亦不惟其心惟其遇也迫於境者往往有是而公獨不以此自便毅然行古道其權衡於義之輕重而有裨於倫紀及風俗者甚厚且以未及引之年不可限之名位無一毫顧藉心使世知有不愛官爵而自愛其親之士大夫其有光於　國體及士品者甚大此二美者一歸之於公若楊與二疏其境異其情殊皆不足以擬公客應曰然遂以其語爲贈

送翁二銘序　己亥

嘗過同年翁二銘門見所署曰論思朝夕眷戀庭闈曰

賢乎哉君殆將歸養未幾果以太夫人年八十乞歸養
爲請得　俞旨同年生三十餘人設席爲祖各製詩以
美之屬曾亮爲之序昔人之詩有云古人一日養不以
三公換是言也蓋自古而難之中世士大夫以官爲家
雖卑秩薄祿有不能決然去之者況三公乎惟新安曹
文敏公以大司農歸養　純皇帝賜藏佛於家爲
其母九十壽也天下以爲寵其子文正公爲　今上
太平宰相者且二十年人皆以文敏公能韜光斂福慶
貽子孫抑其篤行有以獲天助也今二銘以侍從超九
卿供奉　內廷持節校士於天下。筆無停書車。無停軌

其祿於世者固足以榮其親矣而歉不自足乞養於委任優渥之時其不以三公易其養之心與文敏同蓋將邀獲　恩寵備多福一如文敏之致於其親者乎新安多名山而君鄉虞山兼山水之勝板輿輕舟日從容於湖山清淑之地又文敏公不能爲其親一日致者則君之歸豈獨今朝士大夫企羨爲不可及者哉

贈汪寫園序　壬寅

無錫汪寫園先生好古文詞之學自韓歐數公外於熙甫尤深好之夫古之爲文詞者未有不言事功者也至熙甫而入始以文人歸之觀其論倭患水利書亦非無

意於世者卒舍彼就此何哉蓋高世奇偉之士莫不欲有所自見於世其所欲自見者雖不必有非常之功必求異乎衆人之所爲以爲快夫求異乎衆人之所爲則非有非常之遇與破格之權不足以行其意苟無其遇徒徇徇焉謹筦庫守繩墨與衆人同其功其心固不能安於是也而其才之足以他有所爲以自見於後世者又敝於筦庫繩墨之間而不可復振故往往度其才之所宜與其時之所詘以爲兩涉而俱敗也莫如決其一而專處之甘心於寂寞之道而不悔此熙甫所以甯自居於文人之畸而不欲以功名之庸庸者自處也先生

成進士後以方壯之年爲京外官皆不久棄去游處浙東名山水者數年朝夕治書矻矻與李申耆吳仲倫諸君相期文章復古道爲事豈用心固與人殊哉是乃熙甫所以爲熙甫也曾亮與先生雖未嘗相見而其子顯仲來京師從游甚習故得知之深熙甫之好幸能同之惟不得遍游山水之樂今雖欲歸償其夙昔之好事會相忤有不可遽遂之勢然後知早歸十數年如先生者爲文人之全福也今歲壬寅秋先生年六十矣顯仲請爲文以壽故述先生所以宗熙甫之意而自以去就之不專也以爲愧他日故鄉山水間猶得拂巾曳屨與先

生游乎書以誌之

贈余小坡敘 甲辰

道光元年余初游京師一時交游多好古博洽之士意氣相得甚歡後十餘年又來京師其人或死或歸或遠宦或志趣始同而終異者有之以十餘人之多而雲卷波徙遂無復有一人存者慨然自以爲無復朋友聚處之樂矣久之得交陳君藝叔朱君伯韓吳君子敘又因伯韓得交小坡及馮君魯川王君少鶴其志趣同而不常合并者又有人焉要皆雄俊之士不妄與可於人者也余初識小坡其貌甚落落久之而情益親議論益同

其有所作余未嘗不以爲工而於余文所可否未嘗不與我同其意也蓋自六七年以來余與數君子游處之適文酒諷議之歡曠乎禮而不流肆於言而不歧莊乎相推儻然而無所隨雖昔之意氣相得者其樂蓋無如今日之盛而數君子外增一二人焉而亦不可得則甚矣友之難而斯樂之不可忽也道光二十四年二月小坡以　朝命出戸部郎中出守雅州同游者甚視其行而又惜其去也嗟夫樂其留而不樂其去者孰有甚於余者乎又孰有甚於小坡於余者乎然其如小坡何哉避外而惡難政不得試乎民祿不得贍乎親豈士君

子之所以自處者乎豈朋友望於所親厚者乎又豈吾友所以自慰其親戚朋友者乎吾且如其行何哉然則自今以往諸君子皆有不能久縻於茲者孰先去乎孰後處乎其終離乎其復合乎余其惝然於四虛之塗而去人日遠也夫

贈李紫藩序 丙午

吾友李蕚村昔以循吏爲　朝廷所知而其子紫藩今亦謁選得公安令以蕚村之遺教而紫藩又好古而文其於爲政必異乎流俗矣今之行若知其難而求益於余者夫余固畏難而避爲令者也其何以益子哉雖然

畏難而不爲者非也以爲無難而急於有爲者亦非也夫事之習於委靡頽敗也久矣得一有志之士矯而振之固人所拭目而望者也然傳不云乎君子安其身而後動又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身之未安民之未信而急於自試以立名者未有不自沮其意者也至自沮其意乃廢然曰事之不可爲也固如是是豈眞不可爲哉葆信而守虛不禍先而讓夷與人遊於無疵其保民也若毋其畜民也若虎鞭其後無迎其怒是所以獨功而衆同之事難而怨不府者也夫人之不事事者豈以是爲安哉有譏其後者矣至爲者敗之而世乃共安之矣

今以紫藩之自拔於流俗也而不敢有易爲之心其不至自沮而使不爲者藉口以自便也審矣故書其意以贈之道光二十六年七月梅曾亮敘

秦稺堂五十壽敘 甲申

國家當無事時幺麽無聊賴之輩掩捕嘯聚出官吏錯愕不及料而奪之城得愛護鄉里士聞變起立應扼其衝要使賊勢阻形閉搖毒無所呴濡偷生坐待大軍至不攻一堅不追一逃姦黨掃地立盡潰癰決疽旬日而復不若是則爛漫或有餘患昔嘉慶七年賊起宿州戕州牧竊踞衙署時稺堂兄弟三人以諸生家居乃謀曰

聞賊竄潛伏河南刻時月待發若使賊出境北行與餘竄合勢蔓延驟難撲滅而官軍至此曠時日不可待也郎糾合鄉勇拒四門兄弟分領之賊出城輒被拶撓懼不敢出又決城壍灌濠水令滿賊益計無所施終日聚州署待擒及官軍至並獲論如法是役也賊暴起城中避賊者皆出城外使無人門其外而又非義勇望實如君兄弟者賊非徒犄角合勢或四散逃匿稍延旦夕之殘喘而保野之民受蹂藉者將不可計數古語曰活千人者其後必昌況所全護如此不可數計其後福固未有艾也君兄弟三人皆以功得勇爵而未皆享其報獨

君以偏裨致身道光四年　特恩授常州游擊將軍大年秋八月爲君五十壽辰交游之士將撰言以侑爵會亮竊以君入仕以來凡手獲巨猾及所將卒受方略擒獲者常冣諸校急裝夜衣歲無虛月民田果穀戒不入口且鎮靜知大體常單騎曉諭頑梗立散皆磊落有可紀述兵民所傳說不去口者然於君特其末行矣故撰其事之鉅者言之以爲君壽

徐柳臣五十壽序　甲辰

道光二十二年冬同年徐柳臣自安慶府知府遷巡東道見於京師會飲後抵掌談笑述少小時跳盪距踊事

以爲樂且曰吾志實不欲同於人人然今竟無以異於人人而年旣五十矣乎知我者能以言爲我贈乎曾亮唯唯因問君在安徽沂狀君曰吾始守潁州劾貪令有胡貴劾吾以書不爲䜌卒去之署有閣隔城丈許吾延其閣跨閒壖而懸屬於城旁聞人聲異常自啟閣周城而歸胥吏莫吾蔽也未久譽時省中民閉糴且逃余署按察使出示曰米價三日不平斬行戶價立減此三者吾所快也然嘗有所恨與水利亟就姦民敗之又嘆夷去巢穴數萬里入我心腹使揚帆而歸耗中國財數千萬吾尤大恨者此也因出其上巡撫某公書曰以兵勦夷

不若以民勦夷請奏行班賞格於天下無論軍民及漢姦能得白夷黑夷及身手有記驗漢姦一首級者賞銀五百三百一百兩不等能破壞其一桅船火輪船及二桅船三桅船者賞銀五萬十萬二十萬三十萬不等船所有者軍器火藥外民盡有之蓋兵有定數有常處今以重賞誘民則隨處皆勝兵也人將曰賞格頒則所費鉅然以中國之財散中國之百姓與議和議撫散外夷而不歸者孰爲利且今之調客兵募鄉勇等費也然費之於賞功與費之於賞情者孰爲優曾亮曰唉夷擾海疆患延四省中國非兵不多糧不竭患氣不振今君所

言其言足以呼百川走長鯨使將吏咸若此事立辦矣君之不自同於人人豈無挾而然哉其樹立未可量方五十未可以爲壽而自惕也乃記君所言於前者贈之以要其建樹於後者之無窮也

鄧嶰筠先生七十壽序 甲辰

道光二十四年十二月五日爲吾鄉鄧嶰筠先生七十壽辰鄉之官京師者將寄言以爲祝或曰凡祝者率祝其富貴康强而子孫逢吉也或其人未必有是乃願其有是也云爾若先生以侍從歷封疆者數十年五子而十孫年七十作細書如少年輩而公子子久又以編修

任郡守則世所視者又何足爲稱顧哉而吾鄉人所以稱先生者則異是蓋先生爲諸生時鄉之人有年輩相及者矣官京師時有同游者矣其後開府建節述職者再于役萬里還京師重受恩命鄉之奉光儀接言笑者非一人一日矣然皆曰先生之言論丰采衣冠動作見之於京師時者猶其見之諸生者也見之於開府建節時者猶其見之於京師者也見之於于役萬里而還者猶其見之於開府建節者也內不加輕而外不加重也所謂其天守全其神𥚃郤者歟今夫草木之時榮時落者雨一潤之而蕉然者沃矣日一暄之風一散之而

萎然者華挛曲者長旺矣其有所受於天而禄之於人者朝得之而不及夕也夕得之而不及朝也其所受者小也若松柏則不然其得於所潤所暄所散者固無異乎時榮時落者也而其神落落然其形兀兀然若未嘗有潤之暄之且散之者然而歷堅冰抗嚴霜者惟松柏獨也其受寵而不驚乃其臨變而不自失者也莊子曰受命於地松柏獨也正故冬夏青青是則先生之所以爲壽而非同鄉之士不能言其詳者歟抑又有進者古大臣以宣勞之身而獲林下之樂唐宋諸賢往往有之今先生方爲　上心所嚮用而期如昔賢有不可必

得之勢夫出處進退惟義所裁無成法此則先生能自得之而香山耆英之游聚鄉之人有不敢必爲私慶者歟

田澹齋八十壽序　丁未

蕭山田吉生與曾亮同官戸部因得其封翁澹齋先生之賢蓋嘗深痛幼弟之殤而朱氏之女以貞殉也遂以吉生爲之後既而皆得封贈如吉生官而心始慰又置田建祠華置塾延師給費以課族之失學而貧者又與族人合建義倉以贍族之貧而遇歉歲者因以嘆流俗之人諱衆取寵傾身結賓客而同室計錙銖一食之餽

費萬錢而疏宗不得以舉火若先生者殆足以磨世厲俗者歟道光二十七年爲先生八十壽辰而吉生兄弟毋夫人年亦六十二矣將寄言爲祝以勵曾亮昔蘇文忠爲王氏銘三槐堂以爲修德於身責報於天取必於數十年之後如持左劵交手相付若先生之福壽亦人定勝天可決其必然無疑者歟今夫木之生也一本而榦分一榦而枝分二枝而葉分而花實分其榮華也憔悴也參差不齊之數雖巧厤不能得其凡造物之神化不能一其致也然而溉之者不計其枝榦花實之參差不齊也而一視之而一培其本夫一視之而一培其本

則榮者益榮而悴者不終於悴苟榦榦而分之枝枝而別之曰吾溉其榮華者而已憔悴者吾不計也若此豈復有全木哉今先生既能自殖其生矣其賢子又皆能取科第為　朝廷登進矣而不惟一已之私計必欲推是以公之族人此培本之說也非若榦榦而分之枝枝而別之者也然則厚其族以自厚其天以自厚其福與壽者豈有量哉吉生其以吾所言者呈之先生於書塾所以命是名者庶有當焉而欣然為之進一觴也

呂母姚太恭人八十壽序 戊申

天與是人以期頤之壽必先付以恬澹之性深遠之識

不汲汲於衆人之所騖以自適於優游不迫之天然後其神全而形固吾友呂鶴田給諫其賢母姚太恭人自爲婦時佐壻君雲里先生供養舅姑極勞瘁顧老而益康鄉居時與孫曾嬉游田間種蓺爲樂子請來京供養曰吾居京師不若田間樂也雲里先生卒子服闋入都戒之曰汝爲言官言可也愼毋妄言以冀外官夫言官之設以建言也　朝廷之意猶恐其畏難而自沮也乃爲之遷擢外職以優寵之而懷才之士欲自試於盤錯者益爭欲以言自見然或有無所可言者而勉強言之或於利害相倚伏者未睹其害而率易言之夫無所可

言而强言之其失也文具而已未睹其害而易言之則言不見功而見過且以言者之多而不售也雖不遽以是啟厭薄言者之風而苟使一人之言輕凡言者亦俱失其重此則非言之弊而妄言者之弊也太恭人之訓可謂深識遠見者歟吾所謂天與是人以期頤之壽必付以恬澹之性深遠之識不汲汲於衆人之所騖者信可以當之而無愧者矣會亮家故宣城與鶴田同郡居京師又文酒相樂也今歲六月吉日為太恭人八十壽辰康强純固鶴田諸昆弟子若孫皆蕃衍秀異為知友者摛詞述德皆有侑觴之詞況同里之士尤不容默而

息也故舉其致福之由以詔鄉里爲凡爲母者法焉

張南山七十壽序 己酉

南山同年爲　國朝詩徵數十卷因其詩以載其行事及他所著錄會亮讀而善之欲爲文以綴其簡末未得也道光己酉爲君及其配金恭人七十雙壽之歲其子賓嵋以記名御史官刑部京師請文以爲壽余因曰是乃可以序先生之書矣昔唐虞前其文不可考而歌謠獨流傳至今以秦之滅學而詩以諷誦獨全夫人之愛名也同於壽而名之可壽者莫如詩故古今爲詩者獨多以其名之可久而壽也然苟詩傳而事不傳其傳也

亦孤至唐詩紀事列朝詩小傳始兼而存之猶或本末不具或議論乖刺惟君於是書採擇詳贍而無黨同伐異之見使千百人之行事著錄百世下可知而論之夫以一人之書而千百人之書舉賴以附之書之必傳於後無疑也以一人之身而千百人之名皆藉以延之其必食報於壽無疑也且將有求者焉得是書而續之則人皆欲致君以無窮暑之壽又無疑也然則序是書也非即所以爲先生壽乎賓嵎請爲文時適將歸里料檢書冊不復多暇獨念與先生爲同年生年齒相去亦不及十歲然余方跧伏里巷而先生爲湖北吏收水災日

不暇給及余官京師聞已自江西歸不復出左右書史嘯詠於清華豐沃之地談笑之相隔者幾三十年而余之窮年矻矻老不欲廢書雖南北相去數千里嗜好所在幸能同之則是文也固余所不得而辭者也

陸立夫六十壽序 庚戌

咸豐元年二月七日爲總督兩江沔陽陸公六十壽辰江蘇官吏將進詞爲祝以屬其同年生梅曾亮竊以爲古名臣碩輔如裴晉公文潞公富鄭公諸人皆功建名立富貴壽考夫大功大名人之所不輕有有之而兼備福壽尤天之所吝也是數公者皆兼得之天下之人同

然樂之而不以爲不宜是何也能出身任艱鉅之事以造福於民者天必有以酬之此古今一致者也沔陽陸公以侍讀膺　簡命爲天津道時夷在疆奉　旨偕重臣防邊外兵客將旁午交錯公以從容乎譆幄秘閣者而俯接羣碎親士卒之勞苦通客主之扞格嚴保甲守捉游徼內姦不生外姦不形夷還延伺覘無可間入恫疑恐惕之故技噤不得發舒以去　成皇帝以爲可大用也洊擢開府自雲南移江蘇進兩江總督其官吏人物財賦之浩穰事會之殷繁蹈常習故之事通材當之已日不暇給而公且超然有餘規遠大之利

以江蘇官困於漕而病民也於是有海運之舉漕省費以蘇官減徵以蘇民而米贏入於京師者且三十萬石以淮南鹽火於武昌而虧課也於是有票鹽之改潔已率屬以絕官私之侵漁使人自爲商商自爲占不數月而復舊引之虧欠者且數十萬凡此者皆處至難之勢犯羣情之疑雖深識之士審知其事之必可行而無敢發其難者也而公獨毅然行之以爲吾惟策其理勢之必然則雖犯天下之至難而其事固如種之無不生炊之無不熟也非勇於任天下之事而不顧一身之利害毀譽者其孰能行之夫古固有謹身選事貌爲中庸

而年位俱泰者世遂以容容多福爲恒言而不可易而如裴晉公諸人又何以稱焉然則能造福於民者必爲福之所鍾而俗情所疑者乃其變也天下有道則君子道其常方今 聖主龍飛重熙累洽而公膺東南艱鉅之任精白一心以承 天寵則由艾期之年以臻乎文富諸公平格之壽以永福斯民者豈有既哉

湯相國八十壽序 辛亥

咸豐元年十一月吉日爲蕭山相國夫子八十壽辰門下士進言爲祝以屬曾亮昔聖人標樂壽動靜之旨而太史公亦稱老子清靜自正淮南子宗之曰非澹泊無

以明志非甯靜無以致遠諸葛武侯亦以淮南子之言自道其所得古名卿碩輔外應天下之務而內存其心皆是學也後儒習其說而歧其趨乃以主靜爲近於虛無寂滅豈理也哉若相國夫子之學乃深有得於主靜者乎曾亮居京師幾二十年嘗窺於言貌動作之間及莅官家居之日當
天恩頻繁委任稠疊外撫封圻內長六官鋒車輶軒宣風暢猷公超然穆然神不爲之加充或閉門齋居撫几獨坐庭無雜賓室有凝塵而公漠然油然神不爲之加斂夫不紛於榮華不殺於寂寞山林枯槁之士亦往往能之然投之艱劇之中愕然而

不安者何也彼其所能者自適已而已非能靜也夫惟天下之至靜者能不擾於天下之動是非有得於明志致遠之效而能然乎雖然靜而無欲者人皆知之靜而能剛其理人未必知也公受　三朝知遇以　恩禮終始其遭逢之隆非有可沽直以求聲名者而正言不阿世之論聞於朝宁者人皆知而信之　朝廷方申命加秩而公辭榮於拜　恩之疏不激不隨尤深得古大臣進退出處之節則班固言清靜之道主卑弱自持者固未足以盡其蘊也昔聖人言靜者之壽人猶疑理與數不可盡符及觀之公而其言乃益信故因侑觴而昌言

之若康強逢吉人所競稱述者不敢復瀆陳之也

柏梘山房文集卷四

上元梅曾亮伯言

書序

淮南子書後 癸酉

淮南子劉籍曼衍與安所爲文不類然自呂氏春秋外存古書者莫多是書非東漢人爲之決也惟天文訓所言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則四分厤章帝始行之其二十四氣亦與東漢更定者同豈亦有後人附益者與孔子曰信而好古豈不以非信之難能辨其爲古者難歟昔柳子厚謂列子書質直少爲作莊子多本之夫列子剽莊子者耳其書非莊子及諸子書所有者文氣

皆甚卑不類周秦時文而以爲莊子之所從出疏矣樸學之士好是古而非今不能通知文字升降之源不根者攬其詞昧沒其終始子厚固非二者之可倫比其言鶡冠子剽賈誼賦入其書信當矣而顧失之於列子何哉

平準書書後 丙子

甚哉利之爲禍烈也當武帝之世可謂大無道之政而民不聊生者數如是而國不亡者蓋昭帝之善持其後歟而當其身何以免焉其文景之遺澤長歟抑遷甚言之以戒後世歟且天下惟明主能好名而中主之所畏

者禍也使知武帝之政未至如是而已盜賊斐起父子
搆兵則人將惕然而為戒使知如武帝之政亂民貧而
猶不失爲晏然之主子孫相繼爲帝陜隘酷烈何施而
不可何者名不過如武帝而武帝固非其所諱也唐之
元宗隋之煬帝皆誤此說以至於亡由是言之則遷未
必其甚言之也然武帝時商賈及中家以上大抵皆破
而農民及無業者獨受其委輸此其亂而不至於亡者
歟不然則遷於是乎有誇辭矣

唐詩選書後 戊寅

或汗漫而游或車馬而馳從我者莫宜於書尤莫宜於

詩然不宜者有二焉卷帙多而完好者皆不宜余於殘書中得唐人詩選一本沐之成一卷於佳者乃不能十之一監矣然不宜之二者是皆無之吾師乎吾師乎從我於汗漫而游者乎從我於車馬而馳者乎

鈕非石非非石子書後 戊寅

老子之術雖出於虛無清靜然以柔爲剛以退爲進擅天下之利而物莫能傷非莊子之忘是非齊得喪者比也而世以無用疑之則不然今夫鬼神木寓天下之大無用者也然以十金寄人則介然有吝色以千金陳鬼神之前而不患其失者何也人同其利而鬼神不同其

利也同其利者必爭爭必兢不同其利者而委命焉是故衆愈弱我愈强老子所以爲君人南面術也然則韓非之學出於老子其道果同歟曰非之道如人方操刃以殺人乃突前而捉其柄此可謂之智矣彼操刃者必出於三尺之童子而可哉

秦遠亭詩書後 辛巳

遠亭爲詩與余自江甯適南昌始計一日所得少乃一二首期必成不計工拙互指摘爲笑語自尚書公以江西巡撫 內召君侍養京師余衣食於奔走不時見道光元年相見於京師君出其詩益工而富惟舊作已多

删改不可識可識者以其題耳嘗與君泊虎邱立劒石下還錢塘潮觀橘柚於富陽之林登釣臺見江流紆曲歸得魚於瀧中其他多瑣屑可喜事時君年二十余又少之嬉嬉然不知斯時之爲樂也今則知耳然而更憂患多矣自今日以往詩可進游可同如向時無憂樂之兩人豈可得哉

復社人姓氏書後 辛巳

右復社人姓氏一卷朱氏彝尊得之而藏於曹氏寅者首順天應天浙江江西福建湖廣廣東河南山東山西四川至少者廣西一人居其末凡二千二百五十五

人其人其地或遼遠不相及其名而可知者又不能十之一嗚乎濫已夫君子相游處講說道藝名高則黨衆黨衆則品淆蓋必有人爲吾取怨於天下而激吾以不能庇同類之恥故有爭爭則所以求勝之術或無異乎小人而所營救者又不必皆君子而君子遂爲世之詬病傳曰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豈不諒哉當黨禍方急時婁東張氏走急卒京師致書要人起復周延儒事乃解夫延儒卽不相固無救於明之亡而張氏之所以傾時相者有異乎其禍黨人者耶余觀幾社源流一書言明季事甚夥然頗疑過其實范蔚宗傳黨錮也亦然夫

漢與明皆受禍於宦豎而東林與黨錮偏受其名文人矜夸能震動奔走天下多浮語虛詞而有國者或欲出全力以勝之其計左矣然以一時之習尚使後世謂士氣不可伸而名賢亦爲之受垢駁至淸議不立廉恥道消庸懦無恥之徒附正論以自便則黨人者亦不能無後世之責也夫

守濬日記書後　辛巳

嘉慶十八年桂林朱鳳森爲濬縣令以守城功　賞同知銜此書鳳森所自記也是役也滑縣令強克捷以九月五日前捕得李文成以七日其孥被戕於馬克善而

滑縣失初八日賊圍濬十七日河北色鎮將以官兵至解賊圍十二月大兵復滑城餘賊悉平其賊首林清於九月十五日謀變京師先伏誅曾亮曰天道神明豈不信哉 國家之厚得天助也有由然矣古大亂之成常出始事者所不及料迫飢寒而亂其亂必成非是則謀雖密黨雖眾往往以期會乖牾而洩不必臨良將重兵堅城深池而敗天之心以爲上無所以致之而樂禍者衆在下也不得與迫飢寒爲亂者比是以長國家者恤民爲心有萬年之基

西招圖畧書後 壬午

西招圖畧者大學士某公松筠之所作也其書大意載西藏自達賴班禪貢丹書克於　盛京而厄魯特部之固什汗亦同時進貢時崇德七年也後固什汗曾孫拉藏汗爲準噶爾部所殘當康熙五十七年撫遠大將軍王同平逆將軍延信由西甯進兵綏定西藏以達賴喇嘛之呼畢勒罕坐床於布達拉山而拉藏汗之壻康濟鼐有功封貝勒旋爲阿爾布巴等所害雍正五年大兵誅滅阿爾布巴以頗羅鼐有功封郡王及次子嗣封蔑視達賴僧番怨苦之卒謀反伏誅乾隆十五年除西藏王爵設駐藏大臣以達賴喇嘛統前藏班禪統後藏皆

其俗所謂黃教僧也前藏居後藏之東北而地較廣又東北爲三十九族游牧屬夷倘部耶而皆統轄於駐藏大臣凡前後藏有四汛有遊擊都司守備千把總外委十六員漢兵六百六十人屬之有戴琫如琫甲琫定琫一百六十六員番兵三千人屬之有騎兵五百人有事則徵發於達木蒙古取之定例以糧麥三千石儲前藏糧臺供之以五千克貯布達拉碩取於達賴喇嘛之莊頭除常運外足供漢番兵三月食曾亮曰先王之制因俗而爲教從欲以爲功　朝廷設駐藏大臣與達賴喇嘛及班禪參制之所以設神道順夷情長算遠馭爲不

可測者也聞其世家多以金錢布施班禪得歡心即求取噶舒克以役使番衆之馬牛羊人徒芻茭不與値故番衆敬班禪亦時怨之爲大臣者務以均强弱和僧俗爲治以番衆疾苦諭班禪則內治得矣 國家懋天威蕩準部藏地之東北無警遂以永安惟廓爾喀屈强西南陽布中非其願也然其地[illegible]暑不耐寒盛夏時有痲發秋冬春則蜎縮鼠竄窟穴而居非帝王所畀心者矣藏之領兵官曰琫印照曰噶舒克斗亦曰克凡一石六克有奇其所食者有稻米買[illegible]於布嚕克巴其雜穀有青稞麥

讀莊子書後 癸未

嗚乎莊子之意隱矣夫不知泰山之爲大烏乎以秋毫齊之不知彭祖之爲壽烏乎以殤子齊之齊之者言乎其不齊也不齊而必且齊之其心固無如其不齊何也吾觀周之立說多以王公大人爲之質而折之以匹夫其廣已造大與王斗顏蠋之徒無以異特詞不同耳戴晉人之說魏侯瑩是已必推遠之至於無垠而反視魏在若存若亡之間則其視魏也不已重乎蓋周之爲人負高世之才旣未能遯世無悶而儀秦妾婦之道又所不爲故汪洋自恣務爲伸彼屈此之言以自適其意亦

畫可悲矣莊子者文之工者也而世之言莊子者必以道歸之曰莊子者浮屠法之所祖也又曰孔孟之徒也凡宋人之所以爲說悉舉而曲傅之莊子曰如是則理精夫書自六經以外其理之純而無疵者寡矣冒天下之不是而必快其意之所安立言者固時有是若行不至周孔文不至六經而以中庸自居是選懦不自樹立者之所爲非所謂雄俊之君子也不然則言之純義之精未有如今所謂經義者矣而豈得爲立言乎哉莊周也屈原也司馬遷也皆不得志於時者之所爲也皆怨悱之書也然而莊子之怨悱也隱矣

梅氏宗譜書後 癸未

當隋氏之季梅氏有知巖者以鄉兵保障宣州抑止鋒銳不務與羣雄角逐以待天下清完土納境自歸唐室使其民終始不罹兵革葢有功於宣甚大其子孫宜光啟繁衍以食其報而梅氏始祖遠公或傳言來自吳中又以爲來自新安則未知知巖之後之遷於新安歟抑因梅福之隱吳門而附會以吳中歟然年系疏遠不可譜其可譜者遠公後數傳至宋嘉泰閒而分爲二其一先居九溪河別爲一支當北宋時爲盛最著者學士詢及從子聖俞其一自郡城東遷居柏梘山之山口村則

吾譜之始遷祖太七公也吾家稱山口梅家自公始四傳至壽一公其弟遷今之塘岸上別爲祠堂而壽一公留居山口村又六傳而遷於蒲干村者曰珍公在山口村之西北又一傳而遷於坐吉村者曰棖公在蒲干村之東南自南宋至元明數百年間九溪河之梅無聞人而山口村之梅始盛自遷蒲干村也其留山口及遷他村者以數十處惟蒲干村之梅最有聲自遷坐吉村也其留蒲干及遷他村者又數十處惟坐吉村之戶最爲殷自蒲干至坐吉村於明凡得布政使司右布政者一人布政使司參政者兩人按察使司者一人庶吉士監

祭御史者一人郎中者一人主事者一人鹽運使知府者一人同知者兩人兵馬司指揮者一人於 國朝巡撫入爲左都御史者一人以都御史 賜謚祭葬入大臣傳者一人以歲貢生 賜葬入儒林傳者一人附儒林傳者兩人入文苑傳者兩人學政者一人主事者一人而應博學宏詞者九溪河一人從明至今知縣教授中書科中書及佐貳流外軍衛王府官得百餘人廩貢增附監生不及千人舉於鄉者不及百人舉鄉試第一者一人殿試一甲第二人者一人二甲第一人者一人有詩文集者百有八人今天下望族衆矣或祖孫兄弟

魁天下或父子居宰輔握旌節或同時官侍從者一姓十餘人吾梅氏皆未之有焉然歷千餘年不絕不續以迄於今而時亦發見文采以警動後裔蓋一盛於宋之聖俞公父子再盛於明世宛溪公兄弟五人同時舉甲科爲方伯廉使而梅氏子弟至專設書院於文峰又再盛於定九公祖孫以布衣　召受　聖祖仁皇知雖不得與夫世祿之選然未至於一蹶不再興其效見於前世而可冀幸於將來者梅氏或庶幾焉詩曰子子孫孫勿替引之祖宗之功德有時而窮而無以引之吁可懼哉忘其先人而自夷於下品者辱也恃其先人而

不自淑其身者悖也故詳述之以告吾爲梅氏之子孫者道光三年五月己巳朔二十三日辛卯嗣孫曾亮謹識

家譜約書 癸未

太七公配許氏合葬柏梘山口蝦蟆田當南宋嘉泰時譜所始也子三人仲曰九一 配朱氏合葬柏梘山大井頭當南宋寶慶時子四人長曰迪九配汪氏合葬柏梘山大井頭當南宋寶祐時子四人長曰壽一 配錢氏合葬柏梘山之巷隴當南宋咸淳時子三人長曰魁一 配徐氏合葬柏梘山飛橋隴西子四人季曰清四公諱卓

一字質齋配陳氏合葬柏梘大山之右歷元天麻及明
洪武時子三人次曰敬同公諱淑敬一字欽夫配郭氏
合葬柏梘山之飛橋北隴歷元至正及明宣德時子三
人季曰朝甫公諱榮配錢氏合葬柏梘大山之右祔清
四公歷明永樂及天順時子五人長曰君重公諱珍配
李氏合葬栗木崗歷明宣德及宏治時子六人五曰時
中公諱棖一字小溪爲淮王府典膳配嵇氏先葬衕衝
山劉氏側室余氏祔葬甯國縣方家衝歷明成化及嘉
靖時子七人三曰幼光公諱繼前一字南溪配郭氏合
葬柏梘山之槽水圈歷明正德及隆慶時子四人三曰

毅甫公諱守立一字石門爲江西甯州同知配劉氏合
葬許村雙廟嵓歷明嘉靖及崇禎時子四人長曰懸符
公諱瑞祚爲浙江衢州府西安縣丞配劉氏合葬梅隴
教塲山歷明隆慶及　國朝順治時子三人長曰期生
公諱士昌一字大千邑庠生配鮑氏側室胡氏陳氏合
葬勞山歷明萬厤及　國朝順治時子五人長曰定九
公胡氏出諱文鼎一字勿庵歲貢生明崇禎癸酉年生
　國朝康熙辛丑卒　聖祖仁皇帝命江甯織造
曹頫監葬事配陳夫人合葬獨山子一人正謀公諱以
燕一字箕侯康熙癸酉舉人生順治乙未卒康熙乙酉

祔定九公墓配郭夫人葬雁塔橋子二人長爲文穆公爲曾亮之曾祖始奉　旨自宣城移籍江甯　賜葬句容縣基隆山麓配錢吳兩夫人葬查村橋王夫人祔姑葬皆先公卒故仍葬宣城嗣孫曾亮曰古今氏族墳墓非必其子孫淩替而至於不可識必自遷居始矣昔文穆公居江甯顏所居曰寄園志僑居也今六十餘年僑者土著竊恐後世之忘所自也而譜牒煩重難時閱故敬錄本支之諱字卒葬著於篇後人可觀焉嗚乎祖宗之欲有其子孫更千百世而無極也其賢哲有聲者則曰是能榮其先人然祖宗固不及知矣而猶恃子孫之

知有其祖宗其意曰苟千百世而知吾爲其祖宗則吾固千百世而有其子孫矣爲子孫者其勿使祖宗之失所恃哉

浦君錫詩序 癸未

吾友君錫以儒家子得祖父蔭襲世職五品雲騎尉又以君能其官也加授四品銜然性兀㫖不滑習於跪拜以是爲上官嗔聽劾去人多咎君者則曰吾有子得繼蔭不隳先人功足矣旣落落無所事益喜肆其力於詩會亮嘗請之而爲之言曰古之爲詩者感物造端才智深美可與圖事故可以爲大夫自賢人失志之賦作而

屈原宋玉之徒興流極旣衰遂顓爲詩者多窮然就其工者論之其情縱其理疏其志伉其音悲其情縱故孤往而深寄其理疏故怪迂而多奇其志伉而音悲也故多詆訶怨駡不得如古聖賢之一於優柔和平由是觀之意其人必適俗少可持方枘納圓鑿以巳之不合而欲人皆然雖其遇之多窮亦其勢然也其故豈詩之爲哉今君錫之詩喜往復自道多慷慨亦所謂志伉而音悲者則君錫之所挾以遊於世與世所以遇君錫者可知矣然世之循循焉無惡於世者彼其言語文字固不欲自見於後世者也而士之自愛其名者甯困吾身而

不可使吾言之不快吾意然則君錫固未能以此而易彼也亦量已所能行以無所苟焉而已不然則儒紱其貌神禪其詞終日言而不知誰氏之子若適莽蒼而不知所止其於中也殆弱喪也夫

費崑來西園感舊圖敘書後 癸未

右顧君千里之序此圖於吳山尊學士之文雅聲譽及崑來與學士游處之歡古道之篤可以敦薄夫而厲俗者既詳言之余可無贅而獨憶余之交崑來也自西園始余館學士之西園也自校全唐文始其時名公卿而倦游者多雄長其事分曹立偶馳騖往來冠蓋車馬之

盛萃於西園者管弦鏗鏘連日夜不絕今未及十年皆變滅不可復記憶蓋不獨學士一身有存沒之異而意氣之盛不減疇昔者遂亦無有幾人而千里與余相望於數百里內治書矻矻寂寞如曩時亦可嘆也

董文恪公詩集敘 甲申

文恪公薨之踰年而公之子夢齡將哀刻詩集屬爲之敘因卒業而嘆曰古名卿大夫之相見必稱詩以喻其志所以別賢不肖而覘盛衰是說也持驗之後世多不能合及讀公詩而益嘆班固之言爲然公以布衣享科第之榮而不以自矜散館改吏部人爲公耿耿而不以

自失盡忠忘家用意至到時有重臣撓公者人爲公危
而公侃侃論列不稍屈其意卒之上動 主知成勞
中外經綸易險無有後艱迄今讀其詩雄豪兀傲之氣
見於楮墨蓋公之生平雖極科名祿位之盛而淸節高
致邁往不羣非於世有屑屑求合之意而 聖主昭
然獨見 恩榮始終亦非有左右借譽之口其立身之
大節如此則發於言語文字者如是之足傳焉無怪也
公奏議凡數十卷其明決似李文饒詩則所作者較少
然自有足傳者非以公之人而貴也後世讀公之詩以
知公之性情學術并以推公之遭際然後知士之屈伸

進退於時者蓋有命焉而不係乎操術之巧拙則娟婀
骫骳者有所戒而知返矯立名節者有所勸而益振而
又以知能爲是詩者必賢公卿而遭世之極盛者焉則
以工詩爲貧賤者之事信乎其不可與於古之詩也

和禱冰詞樂府書後 甲申

侍郎陶公嘗以給事中視江南漕事禱冰於高郵之露
筋祠歸舟遂通其明年漕運倍速公請錫神號得 旨
俞允乃作歌詩以侈神惠名公卿皆屬而和之及巡撫
安徽又遍示屬吏之工詩者而尙齋朱君適令宣城旣
承命進和兼退示曾亮因讀而言於眾曰令君之詩其

得力蓋深遠矣嘗癸未之夏淫雨迄秋宣城故山邑也然山居者水出於堂下沈竈破柱漂屋瓦而去大樹倒薔巨石抉土壤自出崗谷窪隆迴易不可辨別居者室廬墳墓澔澔不見蹤迹數十里之內呼號鉦鼓之聲連日夜不絕扉闔棺槥倉庾廡屑之所積皆蔽水四下或挂罥隈曲民僅而免者裸體抱樹而號力倦樹拔遂雜犬而去君甫視事月餘即出已財具錢帛糗糧槀席聯數舟爲二大艦分棹小舟百餘親率吏役冒甚雨入驚濤中民之浮者游者附桴者騎危者攀杙者邱者址者泣者慓者顛者立者如雁鶩草葉落落然黑子着於水

面皆泥首垢面心死數日望縣官從天而下則載置之高地給數日食其轉屍者拯而以席掩之置高阜以待斂於是富者皆出財具舟各救其所近地及雨止民四出則立法禁剽掠安老弱請上官以發　國帑出廉俸以募富民凡立廠散米給錢如古循吏法皆備故自夏以迄今春民遭水者雖公私掃地赤立而無有瘠死溝壑呼號宛轉於中野者嘉風協氣盈溢宇下麻麥穎碩民心大和暘時雨甘寶穀先告皆曰非君之令茲邑民無能安輯若此夫古救災之法詳於飢而畧於溺若以扁舟涉巨浪出入於風雨晦冥之中濡毛髮焦唇吻悸

魂魄晝夜無休時以救倒懸者蓋古循吏之法所未詳而身創行之其過古人遠甚然則君之急公忘已與侍郎之憂勞忘勤以古大臣之心爲心者固深有合焉則詩之工其故豈詩之爲哉故備書之以見侍郎與令君上下濟美立政普施有以保龢既而終前功也

春秋溯志序 甲申

百年以來名儒老師相逐於訓詁名物象數之學凡宋儒說經空虛道術之談變之惟恐不盡至春秋一書褒貶善惡貴取其義無可肆其掎摭則又雜出於讖緯之誣科例之煩苦迂怪破碎難知其說之窮而屢變者不

勝其詞之遁也彼豈以是爲人心之所安哉亦好與宋儒爲異而已歙縣程蕺宗先生篤志君子也慨然有志於是經凡閱二十年成書十二卷曰春秋溯志其大義書法微詞比觀直書諸要旨一本程子春秋傳之義推演之以求合乎聖人之志此豈獨私於程子哉以爲聖人之志微矣竭吾之心力以求之末必其能合否也而必不敢悖乎人心之所安苟無悖乎人心之所安則以求聖人之志不遠矣當康熙時公卿多崇尙理學者進取之士摹時好以成俗儒先語錄之書遍天下矣而士或空疏弇陋立詞不根視經傳如異物有志之士慨然

思變之義理考證之學遂判然不可復合今天下考證之風如昔之言義理者矣其設心注意專以爲吾學而不因習尚者固亦有之而不可數數覯然則當昔時而能言考證者眞考證也當今之世而能言義理者眞義理也可謂雄俊特出不惑於流俗之君子矣此尤余之所重於先生也

朱尚齋詩集敘 甲申

尚齋先生以詩集見示受而讀之蓋以吾之性情合乎唐賢之格調而於世之標領新異矜尚奇博者夷然不屑也曰吾所得之古者不在是則莫吾易也夫詩亦何

必不奇不博不新不異者而必貴夫古人何也曰吾非貴古也貴古之能得其眞今責丹靑者曰吾欲使山淵易其狀草木變其質蟲魚鳥獸愀其形夫人而能之也苐曰山如履其石水如臨其流蟲魚鳥獸草木如撫其鱗甲羽毛柯葉則非國能者將縮手而不進夫人人能之者不可爲難能而難能者必屬於一人所獨能者矣然而山淵易其狀草木變其質蟲魚鳥獸愀其形不可以爲不奇不博不新不異也而卒不爲能者之所難與求者之所貴至於詩則反賤其難而貴其易曰古人無異乎人者此古人之所以不可及歟今先生之詩其登

歸游宦之所得風俗利病之所經觸於情感於物者人人之所同也而獨以其不爲奇僻新異者適肖其情與物之眞而若忽然而得之夫忽然而得之者其詞常爲千百思之所不能易此非求之古人中不可得也故曰眞也或曰詩者不得舒其意之所作也先生之令吾宣有惠政焉亦既行其意矣而其詩慨然憔然於民事重有憂者則先生之志乎古者豈僅詩云乎哉

桑弢甫先生集敘　乙酉

桑弢甫先生以孝義奇偉之性發爲詩文高奇清曠有自得之趣非如同時諸人掇拾南宋後之偏詞剩義爲

奇博者比也先祖石居公嘗樂誦之又有五岳集則兼
官後放浪山水之所作也其孫雲柯先生來江甯曾亮
從之游嘗出是以贈及道光元年又見其曾孫樸堂來
而雲柯先生卒十餘年矣家燬於火凡自有之物皆盡
詩板亦燬焉相與慨然久之詢其與弢甫先生同時人
其後或絕無嗣或託賤工姓名不足以自達嗟夫盛必
有衰理之常也然卿相科第多能世其家而文人之有
後者何少也豈天之所輕重損益固與人殊歟抑富貴
而後興者人以多而忽之而聞人之子孫不幸爲世所
指名耶則爲之子孫者益其難哉今樸堂以貧故方游

走於四方而拳拳於先人之典籍曰吾少息必復刊而行之屬曾亮爲之序樸堂誠篤君子也吾知其言之必可復也若是者可以爲聞人之子孫而知其難者已

繁昌縣志序 丁亥

道光三年安徽巡撫安化陶公奏修省志以別於江南通志自縣至府各上所修以備省志之採擇於是繁昌縣志成大令張君以序爲請蓋繁昌之有縣始於唐縣而有城也始於宋有城而遷今縣治也始於明之天順有縣而創立志書也始於明之正德 國朝自順治迄乾隆修志者三焉當建邑之初庶事草創至宋慶厤間

始為完邑物用既饒民獻亦修　聖朝宏功膏澤豐美則夫田廬畜牧之數禮俗文物之紀日新月異於前者宜以要最著於官書使守土者辨肥瘠而布其利察奢儉以制其俗且以待大吏者考驗於是以通人地之所宜非空文而已也令君之勤烏容已哉余又以謂古郡不過數十縣不過數百自魏晉僑置多立名字以自誇詡隋唐因之未盡革也故有今數縣之地而古統以一令者豈古之人材獨優哉蓋古自縣令以下由丞尉少吏及三老孝弟嗇夫亭長皆於民有教化譏何之權而民亦兢兢焉無薄待其官之意故令之權積累而增

重使無與令共治之人而權又不足以使其佐而欲以一人之身周悉乎數百里之內無古今皆不可行也然則分郡縣之官而裁其地亦揆時務協變通之道而世所謂古制不可行於今者非其制之不可行乃得其一而失其一者也繁昌故南陵分邑也故因論及之以俟考古者正焉

書序

上元梅曾亮伯言

撫吳草序 戊子

兵部侍郎陶公以道光五年巡撫安徽遂移節於江蘇時黃流未安賑使結轍方建海運發徵萬艘復鳩水工疏決江海米鹽鱗雜檣帆脊蠢之事衆錯於文簿皆曠年不逢歸勞於公旣撫吳四載政修民和　天子嘉勞重疊衆皆曰方事之殷功役卒興成法曠絕羣情狀疑不專委重大吏中材當之震懼失守或竭蹶赴功僅乃集事而公神氣閒定歌詠間作學奧材贍雄放淸遠

如捫古洞攓苔蘚披黃虞之穹碑如萬鍾一洪纖魚龍而出險如高峯游霧俟秋雲而留歸風葢人所不暇爲不能爲之時獨爲且工也如是故人適適然驚之昔召公吉甫有行役宣勞及成功相慰勉之作故曰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若侔揣物象窮開適之趣乃不得志於時者之所爲詩非古大臣之詩也自三代以下道器不全或平進富貴而憂思不能深遠或勳業爛然文詞不足以達其志夫然故憔悴抑阨之士得專其名而詩之學不在上而在下則其時人材之盛衰與政事之修廢何如也今誦公之詩其憂勞元元佐 聖天

子撫循之至意以推美僚屬功利不專悅使民而忘其勞所以不動聲色而指揮立成者皆見於此蓋所以詠勤苦而宣膏澤非與草野之士爭一藝之名也而詩之道乃峥然聳於盛漢之表如是而欲廣其傳以彰詩教者誠知言哉誠知言哉曾亮以年家子幸接言論於公之撫吳既習其行事矣敘其詩并以爲吳民告焉

閒園詩序 戊子

自督撫至州縣其尊卑闊絕下不能徑達其情於上上不能明示其意於下惟郡守之職當其樞可以通懷慮微抒德導情至首郡則尤重於他郡而蘇之首郡獄訟

發徵期會非止本郡所自具凡轄於江蘇兩布政使者其獄皆上按察使於蘇而委重於首府其民物之浩穰

國家引漕歲數百萬蘇松得三之二富商大賈巧匠蠻夷之市舶周流委輸以一郡轂綰其口冠蓋櫛居不可以武競奉使過客之厨餼車馬舟楫輷輷浮浮日夜行不休濱海之居茭葦魚蛤之利土沃地荒豐勇奪爭屢讞不成其屬縣所自具者繁劇又甲於天下而悉歸其成於守故蘇郡之劇爲天下最非有鄭僑之才冉子之藝未有不張皇補苴志煩而慮亂者也江夏陳芝楣先生以侍從近臣莅政於此適當海運之役及吳淞口

徒陽河濬功之時百政具興委勞於身而先生從容夷猶治絲不棼那無曠功吏無留牘蹈韋白之遺風修郡治之舊貫忘其身之勞而職之劇也名其園曰閒園先生之言曰治煩者必置心於萬事之外乃可以盡萬務之情此吾園之所以名也諒哉言乎足以爲治本矣於是與鉅儒鴻生游斯園者樂而觴之詩紀其事與游者咸和之其記之者上元梅曾亮也

緣園詩序 戊子

江甯以園名者曰隨園緣園皆有幽篁清池平臺奇石足以舒煩滌憂包集羣雅昔袁子才先生居隨園時以

詩名盛於時搜奇挹勝吐納煙景園所蓄藴一洩於詩
一時士大夫逸樂富厚無事皆自喜爲詩過從先生無
虛日綠園主人其一也主人性好賓客通俠立然諾精
神過人詠調詩酒博弈連日夜不倦管弦倡優輿馬槳
酒之費一無所愛惜務適意以爲快綠園去隨園不數
里四方名公卿會文酒者往來於兩園之交輿相摩䃺
相接也曾亮不及從游於袁先生而得與綠園主人游
年六七十矣舊游多凋喪者獨居不好詣人然客至必
盡懽觀人弈竟日不下子問之笑謝而已惟酒酣輒慨
然曰今少年無知予者予今默然爲老翁子不惜予衰

惜諸少年不見子之盛也乃出其詩曰存不存稿屬某序之其搜奇挹勝吐納煙景皆步趨袁先生者也而一時賓客文酒之樂亦慨然遇之讀其詩可以見吾鄉一時之盛事余因以怪今士大夫安樂無事如曩時而交游聲氣不復如故老所稱說豈無大力者倡之耶抑好名之士不古若耶將物力有盛衰而士氣之聚散消長亦爲所轉移耶夫傳後者無所藉而成名於當世者必因其時主人其慨於斯言乎哉主人那姓崑其名醴泉其字也

湯子變試帖詩稿書後 戊子

嘉慶之九年先君館江西巡撫署課秦遠亭公子同受書者湯君子燮帥君子文及曾亮凡四人乙丑春先君試禮部正月稍暇以詩牌爲戲四人皆取牌八十一枚餘者置几中央甲所棄推之乙乙入之出所棄者與丙不入歸之四隅枚取於中央以入易出如初丙至丁丁至甲皆然餘盡而四詩不成則易行一詩成則三人負且第詩之高下爲賞罰務以强澁之字運支離之思往往得奇語如夢中作以爲戲盡吾四人之習爲詩於是年始而君尤好之嘗得高柳扶青直到天句謂偶對不勝嗟誦數日三人助思之竟難奇也夏與子燮別壬午

春一見於京師又六年戊子君待婁縣闕於江甯相見數數問君詩君曰多矣然不如昔年之自信也其秋君分校鄉試門下士鮑君體醇求刊君集君笑謝曰有待固請乃出試帖數百首應之屬曾亮書其首因記君詩之緣起如此中有數題爲昔時同作者讀之猶憶吾四人檢僻書中奇字時也

書林揚觶書後 己丑

方子植之之爲此書其說既盛美矣曾亮請引伸其說曰唐之前人品之邪正政事之是非較然分明未有一人之身乍賢乍佞者也唐以後朋黨相傾軋明以後師

生相救援各有私說傳之稗官而愛憎勝名實淆矣其人大都身居貴游號習掌故草野之士無由辨其僞眞而究之爲此書者皆黨同伐異不學無術之人也唐之牛李宋之紹述明之數大案讀史者於正人君子俱不能無遺憾焉雖完人實難亦邪說亂眞有中於人心之先入者矣宋人謂子弟讀世說則驕蹇易生夫世說之失不近人情而已唐人重科第一時學士著書多以先輩行卷師生衣鉢爲美談一第之得失有死生以之者豈必其情事之實然亦冒得者之自爲嫮姱而已然庸鄙之說遂錮溺於人心以至如北夢瑣言記登科之唐

撫言等書其人皆當戎馬倥偬國祚顛沛之時而沾沾於人士之一第豈非廉耻道息而爲無學識之尤者哉無識之人言安足信爲史者或取而錄之其是非之倒置宜矣

閑存詩草跋 己丑

閑存詩草者桐城吳伯芬先生所作也其子長卿以示會亮因題其後曰今世之聞樂者肅然穆然其聲動人心非皆能辨其詞也瓜剖廟生民之詞而佶屈誦之未有不聽而思臥者故詩之道聲而已矣海峯劉先生之言詩殆主於聲者乎而得其宗者吳先生也同學若王

悔生陳策心詩皆未及見獨幸見先生詩其音節清亮情詞相稱追唐人而從之非學七子者所能及劉先生復古之功固不可沒哉方其舉鴻博報罷流離京師一試學博而終老於窮鄉同時司文章之命而爲人先遊者不乏人也而士之篤信於寂寞之道者固如此此豈有所恃哉然亦烏知夫後世慨慕而太息之必有其人焉而甘爲之也嗚乎其可尚也夫

溫麐生遺稿序 庚寅

西漢文類書不傳然人皆曰是書也柳宗直實編之以其兄子厚爲之敘也李翬僕文不傳然人皆曰文居會

昌進士爲中第一二以其兄義山爲之敘也温子綸注字厪軒貴州桐梓人吾年丈露臯先生季弟也有文行而早卒先生悲之甚念太夫人愛憐之幾見其成而皆卒也愈悲之甚思有以永其名者刊其文而序其行其愛眞故其詞樸其詞樸故其行昭年少服義行古道慨然有概於人心焉春木之苞鳶鳥之苗命也夫雖然是宗直之書也聖僕之文也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有是編焉足矣

金石彙選序 庚寅

居乎今何以思乎古也曰古人往矣少矣少故貴也曰

往矣少矣雖貴之烏從而覩之其器存焉耳物老而酋人老而化器老而尊日月星辰山川土壤凡無血氣去來者皆器也皆古人之遺於今者也以其常於今且不止於今也則莫古之矣不常於今而幸至於今以成爲古也絹之壽百年止矣紙之壽五百年止矣過此者其金石乎石有時而泐金有時而液惟託於文字者無窮詩歌於文字又其易傳者也古人之文字以金石壽之金石也又以詩歌壽之是物與人交相引爲壽者也然博觀也難故好者尠焉吾友甘實菴家多藏圖書博覩不倦類聚今古人詠金石者爲若干卷曰金石題詠類

選鉅製短篇載不遺一曾亮讀而言曰文存斯器存其製作原始形模陂凹讀其詩如見其器焉器存斯人存商之賢周之英去吾於兹何有之鄉自是器言之則四手之相接也客與客傳觀而相奉也其有足樂者存乎不其然乎則吾友闡古之功不其碩乎

曇花居士存稿序　壬辰

曇花居士存稿者舅氏侯子有先生之所作也曾亮幼時受業於先生見手一小書不置竊取視磊磊若石子著口中不可讀則山谷集也冬夜課咏雪輒刺取雪賦語排比綴之先生笑曰去汝圭璧縞素等字成一詩得

否乃請示東坡禁體二詩時於聚星堂作不深解至青山有似少年子一夕變盡滄浪髮則大以爲仙人語也後應童子試不暇爲獨見先生吟哦深思不少輟其主講濠梁與壽州蕭亦喬談藝甚歡亦喬好言唐音先生雖取所長而能以句律逆其天趣無門戶見也後感氣疾不能高吟病榻上猶推手作勢故所作功益深壬辰秋青甫舅氏將梓其遺集百餘篇命會亮編次嗟乎憶會亮受書時年十二三先生顧不以常童畜我今所編者卽爲童子時所親見其吟哦深思者也能無痛乎先生於吾母爲同堂兄友愛殊甚又皆多疾以年命互相

愛毋嘗病危先生序毋詩刻之幸生存見以自慰今編是詩則先吾毋卒已十餘年吾毋之卒亦二年矣爲尤可痛也夫道光十二年八月甥梅曾亮謹序

管異之文集書後 癸巳

曾亮少好爲駢體文異之曰人有哀樂者面也今以玉冠之雖美失其面矣此駢體之失也余曰誠有是然哀江南賦報楊遵彥書其意固不快耶而賤之也異之曰彼其意固有限使有孟荀莊周司馬遷之意來如雲興聚如車屯則雖百徐庾之詞不足以盡其一意余遂稍學爲古文詞異之不盡謂善也曰子之文病雜一篇之

中數體互見武其冠儒其衣非全人也余自信不如信異之深得一言爲數日憂喜嗚乎今異之亡矣吾得失不自知人知之不能爲吾言之異之亡余雖於學日從事焉茫乎不自知其可憂而可喜也故益念異之不能忘也異之卒於道光十一年其明年今巡撫安徽鄧公刊其遺文命曾亮爲之序乃書疇昔論文語於集後以志吾悲且以志良友之益我於不忘也

馬韋伯駢體文敘　癸巳

韋伯與余交三十年矣余少好爲詩及駢體文君皆好之余苦故實遺忘棄駢體不作君獨勇爲之故吾兩人

詩異趨文則君壯浪雅健余不及也昔會課鍾山書院中每論文訟議紛然忘所爭事異之色獨莊盛言古文余曰文貴者辭達耳苟敘事明述意暢則單行與排偶一也異之不復難曰君行自悟之時韋伯在坐亦右余言今去此言時且二十年異之卒又逾年矣所謂行自悟之者未敢信其必能而駢體文遂不復有所成就讀韋伯文可愧也君散館改戶部將別有以自見集其文若干篇示余曰吾文殆止於是矣嘗以謂古詞臣與曹司官局不分分者自明始獨異夫明之官曹司者皆能以文章聲氣奔走天下而後之推文事者亦莫不歸此數

人雖文章之氣有所激而愈伸而成名之途亦不若是隘也豈嗜好之所在朝廷之官爵不得而限之歟今韋伯之文既所謂述事明敘意暢者矣雖自今深自覆匿欲人之無求其可得乎而毅然欲棄故技營新功夫韋伯不以遑其才而有所激也吾知之謂官職能限其嗜好者吾於韋伯固未之信也於其文識以俟之

陳拜𦳦詩序 癸巳

歸安孫秋士震澤張淵甫會稽陳拜𦳦皆交游中能詩者也秋士以名公子而絕意科舉淵甫善說經志欲得一校官以就其業故所作或閒冷孤逸或清醇淡古獨

拜蘅自年少時即以高才爲諸侯上客書奏旁午下筆如刺蜚繡或劇飲詠調酣嬉以自適其樂頋其詩清曠邁俗而殺縛事實詞與事稱非博覽載籍一資以爲詩者不能也君殆有眞樂於是而於詩一吐其快者乎吾亦嘗客幕中與主人讌飲簫管四合萬籟屛聲錦繡豐潤膩肌醉骨當是時客如垣墻僕如流川千指萬目各有所趣念吾一身駊騀樽俎塊然如一槁木枝委曠野耳烏睹所謂高臺深沚華燈明燭者哉以吾之概於是知君之亦有概於是也概於是而詩作焉其樂也殆所以忘憂者乎會稽多佳山水六朝人不樂仕者往往入

東君客游久亦將倦而歸矣然詩莫盛於唐而工詩者多莅府時作陸務觀歸老鑑湖其詩亦不如成都南鄭時爲極盛夫鳥歸巢者無聲葉落糞本者不鳴其勢然也今夫水之歸壑也其未至則澎濞洶湧雷奔雲譎及至於壑則已矣而觀者遂掉臂而去之故水而使人驚而樂之非水之適也而觀者必樂乎是天將昌君之詩則其歸又果可必乎

黔記序　甲午

嘉慶十六年山陽李芝齡先生以中允爲貴州學政時巡撫某公以黔中地非甚險而糧數乃不敵一二縣於

江蘇多隱匿將請丈全省田先生聞之駭甚而無說以折之也而某公自以不加賦而田增多賦倍出爲　國計久遠意自得銳甚時時籌經費調屬吏議設官局事行有日矣先生初至黔時以文獻隱失府縣志多缺不修乃檄各學校官訪鄉士大夫藏圖書金石歌謠涉黔事者最上學政爲黔記一書而遂得御史包承祚丈田奏蓋乾隆初貴州學政鄒一桂請丈田而包公駁之事遂寢先生示某公曰丈田事學臣嘗奏之議被駁今必援前議解其駁奏乃得俾不然部議必駁公如爨時且以匿前議不奏詰公卽公無辭某公驚曰吾不意害乃

如是非包公黔人固無由知勿復言丈田事後完顏公麟慶署巡撫以包公事已遠文書失恐後萌芽於先生官戶部侍郎時故列上其事而部援前議詳覆之事定不行蓋方檄學官時惟欲網羅放失舊聞而已而遂得包公奏以問某公意安黔民不然黔中固多山少平地民或以虛占不毛之土而實奪其可耕之田又以胥吏可上下之手而丈高下不可準之地使賄成於胥吏官財耗而官田不增其害小者民田奪而官田遂增榷剝其膚髓爲　國家經常之規萬世之憂可一朝而伏也而黔之民得至今晏然無憂非先生之功哉此一事於

是書足千古矣若夫鉅細兼備裨益雅俗有華陽志風

土記之遺意覽者宜自得之而有取焉

吳述之進奉文敘 甲午

翰林之署始於唐凡執技者皆待詔於中惟學士官乃

儒者淸貴如今翰林而所職文字多機要王言之褒貶

及軍國大計戎機邊奏與宰相共之故今之軍機於古

蓋學士職也其制誥官文字則掌於中書自宋以來稱

爲外制今中書猶司誥勅於古所謂制其事簡矣而翰

林之職乃專以掌 朝廷冊告碑祭及 郊廟歌詩雖

不與古學士同而必擇工於文者爲撰文翰林以專其

事於職最爲優吾友吳述之以翰林院辦事兼撰文者數年旋以編修出守同州於其暇輯前所爲進奉文若干首屬曾亮敘之昔歐文忠由內翰知成德軍自敘內外制集文顧瞻玉堂流連慨慕人臣拳拳之思固宜如是然則述之之心豈古人殊哉若其文之宜　上德報精禋當西功告成鐃歌樂府之盛事洋洋乎潤色之上儀也故輒述職司沿革之故著於篇治國聞者可觀焉

黃香鐵詩序 甲午

黃子香鐵試禮部嘗戒詩專科舉學一不自得復以詩

釋戒詩愈昌曾亮聞而笑曰士專於所好有回萬牛入九軍而不顧者況區區科第一得失之閒哉古人好詩者或中夜發狂大叫白晝行不見官長以伯主之威改一字不可得此非有聲色臭味可尋逐而好之甚於酒色聲利是烏知其所以然哉徐無鬼見魏武侯告以相狗馬耳武侯大悅而笑女商不識也徐無鬼曰久矣夫莫以真人之言謦欬吾君之側者夫吾以是知物之可好於天下者莫如真也人之境百不同也境同而性情不同則其詩舍境而從心心同而才力不同則其詩隱心而呈才境不同人不同而詩爲之徵象此古人之真

也境不同人不同而詩同焉是天下人之詩非吾詩也天下人得爲之詩而吾代爲作之烏乎眞人情之愛人必不如其自愛也吾日爲不知誰何之人作之而曰吾甚愛之愛烏乎至今黃子之詩述家人親友悲喜之情生計憂艱及耳目所近接可驚歎悲憫事亦時有物色慢戲綺麗之作亦不至於淫放適乎境而不夸稱乎情而不歉審乎才而不剽竊曼衍放乎其眞適足而止此則黃子之詩非天下人之詩也可以言眞矣眞如是可以言好矣稱觴貴人之前美言洋洋錦屏高張而讀者神不借來也商旅里巷之諺一嘗得之童至耄而習之

吾是以知物之可好於天下者莫如眞也物之眞者吾猶愛之況吾所自有者乎吾之毛髮枝節吾猶愛之況爲心腹腎腸者乎不然泛泛然天下人之詩也吾曰爲之而不知誰爲之曰吾甚愛之則愛人之毛髮枝節也亦如自愛其心腹腎腸者耶非耶

從吾軒從征記書後 乙未

唐人記高仙芝之征小勃律其人能以術致妖霧淫雨章佳公阿桂年譜記征金川事頗同今此記言打箭鑪西行四十日至恩達塘之瓦合山金鼓聲立致雷雨豈荒徼絕域人有怪徵地氣亦殊歟蓋天高地下者自然之

氣也而人氣之充塞亦有以摩盪而升降之人物少則中虛而上下之氣將合陰陽發亂不主故常古聖人所以絕地天之通也彼殊徼絕域者太古之事亦如是而已嗟夫日闢而日廣者地也日生而日眾者人也斯域也千百年之後必有良田疇美竹石好衣甘食如吳會中而且以是書爲妄語者

李芝齡先生文集敘乙未

座主芝齡先生以古文詞若干首示曾亮既卒業編次因僭言其首曰自進士設科而人皆以方盛之才力困詘於場屋之文仕宦成而精力亦銷亡矣惟早得科第

如韓歐數君子者雄才盛年早棄俗學博觀古人之書以從事於茲術立乎廟堂之上厭飫於聲明文物之大觀以昌其氣磨礱政事以植其根詰詢於皇華原隰之間以博其趣然後其學之成兼具天地萬物之美而不類乎草野曲士之爲固其天資之絕於人亦遭遇使然也今先生科第名位如古韓歐文之昌固其遇爲之哉然有超乎其遇者何也其游覽山水鑱刻萬類雖沈冥於泉石者不若也是登乎廊廟而心游乎山澤者歟曰是天機之相合者也功名也節義也文章也皆人之動乎天機者也是機也峙而爲山流而爲川發斂之而爲

草木之花實亦皆動於天而不知其所以然君子見大水必觀焉山林皐壤則欣欣然樂之是之謂以天合天以天合天又安往而不得吾文者不若是則以人塞天容一心之得喪而不足也況能容天地萬物之蕃變者哉然則古君子所以善其文者無他勿夭閼其天機而已所以全其天機者無他超然於榮觀而已是則先生之所同而文之所以進乎古者歟不然遭遇加數君子者踵相接也而以文鳴者不數人焉莊子曰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不足以與論先生之文道光十五年六月門下士上元梅曾亮謹序

九經說書後乙未

昔侍坐於姚姬傳先生言及於顏息齋李剛主之非薄宋儒先生曰息齋猶能谿刻自處者也若近世之士乃以所得之訓詁文字訕笑宋儒夫程朱之稱為儒者豈以訓詁文字哉今無其躬行之難而執其末以譏之視息齋又何如也因出九經說相授曰吾固不敢背宋儒亦未嘗薄漢儒吾之經說如是而已昔李文貞方侍郎苞以宋元諸儒議論糅合漢儒疏通經旨惟取義合不名專師其閒未嘗無望文生義揣合形似之說而扶樹道教於人心治術有所裨益使程朱之學遠而益明其

解雖不必盡合於經而不失聖人六經治世之意則固可略小疵而尊大體棄短取長積義成章治經之道固如是也後之學者辨漢宋分南北以實事求是爲本以應經義不倍師法爲宗其始亦出於積學好古之士爲之倡而末流浸以加厲言易者宗虞翻而黜王弼言春秋者屏左氏而遵何休至前賢義理之學涉之惟恐其污矯之惟恐其不過因便抵巇鬨內其言語文字之疵以詆責名義駭誤後學枘鑿遂於小言辟說而不要其統黨同妬異而不平其情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此其患未可謂愈於空疏不學者也夫經者聖言之

君也治經而有繼往開來之功以扶微起廢者則君之貴戚大臣也事君而惟貴戚大臣之言是附不可以為純臣治一經而惟一師之言是從又豈可謂之正學哉先生之學其精博固遠邁乎文貞侍郎矣而亦不奴主同異則是書也兼其長而無其短者歟

郭羽可竹冊跋丙申

昔天隨子作怪松圖贊其意以為凡木之生必得平原膏壤扶立質榦苟生於巖穴之內石木相鬬乘陽之威悲己之軋拔而將升卒不勝其壓擁勇鬱遏坌憤激訐然後大醜彰於形質天下指之為怪木吾嘗讀其說而

疑之郭子羽可其束身修行發爲文藻未嘗稍有譏於古人其席履豐約名爵隆殺未嘗稍有勝於今人以怪松之說推之其發見翰墨因形賦心必有擁勇鬱過巠憤激訐如天隨子所云者況竹之槎枒勁怒尤易吐胸中之奇者乎然觀羽可之竹怪偉奇縱歸於太和布揮晴霄旁暢風雨是又何技之工而境之善變哉夫因石而得怪是木之孱者也若亭亭雲升濡然夷猶不知其鬱嶔巖而阨於巘穴也則羽可之竹是也羽可乎其道勝者乎

太乙舟山房文集敘　丁酉

見其人而知其心人之眞者也見其文而知其人文之眞者也人有緩急剛柔之性而其文有陰陽動靜之殊譬之查梨橘柚味不同而各符其名肖其物猶裘葛冰炭也極其所長而皆見其短使一物而兼衆味與衆物之長則名與味乖而飾其短則長不可以復見皆失其眞者也失其眞則人雖接膝而不相知得其眞雖千百世上其性情之剛柔緩急見於言語行事者可以坐而得之蓋文之眞僞其輕重於人也固如此新城禮部侍郎陳公為古文學得於桐城姚姬傳先生扶植理道寬博樸雅不為刻深毛摯之狀而守純氣專主柔而不可

屈不爲熊熊之光絢爛之色而靜虛澹淡若近而若遠若可執而不停蓋其德性粹正得之天而禄其眞於外者於文其大端也道光十五年秋公薨人無知不知皆喟然曰古君子不存於今然公獨其形質亡耳浩浩然隨流平進而不撓撅於升降也家貧屢空而不戚戚於豐殖也見一善而亟下之樂稱道之忘年位之尊與善之非在巳也莊莊乎不自枉以導人而不齦齦於崖岸也雖沒世後讀其文如見其生平言語行事嗟夫是豈可以僞爲之哉夫公之學固出於姚先生而文不必同然前乎先生者有方望溪侍郎劉海峯學博其文亦皆

較然不同蓋性情異故文亦異焉其異也乃其所以爲
眞歟公之薨也子蘭第以遺令定文於曾亮故謹序之
昔嘗見語曰尊公太夫人遺事幸示余相爲作墓表也
言諾猶在今乃序遺文於公其尤可慼也夫道光十七
年三月上元梅曾亮敘

李芝齡先生詩集後跋丁酉

芝齡先生詩集若干卷曾亮既校讀畢而敬跋其後曰
詩至今日難言工矣言唐者容言宋者肆漢魏者木齊
梁者綺矜其所尙毀所不見舌未乾而名磨滅者不可
勝數也然則孰探其所從生曰空而善積者人之情也

習而善變者物之態也積者日故變者日新新故環生不得須臾平而激而成聲動而成文故無我不足以見詩無物亦不足以見詩物與我相遭而詩出於其間也今以吾一人之身俄而廊廟俄而山水俄而齋居俄而觴詠將拘拘然類以居之派以別之取古人之所長而分擬之是知有物而不知有我也若昧昧焉不揣其色不別其聲而好爲大曰不則其境險好爲莊不則其體俳好爲悲不則其情蕩是知有我而不知有物也知有物而不知有我則前乎吾後乎吾者皆可以爲吾之詩而吾如未嘗有一詩知有我而不知有物則道不肖乎

形機不應乎心目與萬物游而未嘗識其情狀焉謂千萬詩如一詩可也然則詩惡乎工曰肖乎吾之性情而已矣當乎物之情狀而已矣審其音玩其辭曉然爲吾之詩爲吾與是物之詩而詩之眞者得矣夫水之情源也飲一勺而知海味其性全也日月旁魄於三十八萬七千里之外而一隙容其光神不窮於分也今先生其性情深厚得之天其鑿微萬類得之人情足以充其詞才足以窮其趣故於詩有兼長而無二弊讀者其以是而求之